Z世代另類選擇 德東選舉極右大勝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德國另類選擇黨（AfD）9月6日在德東薩克森邦大選中，以43.8%選票、39席席次的歷史性比數壓倒基民盟（CDU），雖未過半，但距組閣僅差3席，讓AfD更加逼近執政，更讓共同主席愛麗絲·魏德爾（Alice Weidel）積極主張的「Dexit」（退出歐盟、歐元區與申根協議）呼聲再度喧囂，被普遍視為二戰以來對德國民主體制最嚴峻的試金石。

PHOTO BY SEAN GALLUP/GETTY IMAGES



▲極右翼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在德東薩克森邦大選中以43.8%壓倒性得票數獲勝，脫歐主張也再度高漲。

更令政壇震驚的是，Z世代青年族群竟成爲這場震源核心。根據德國公共廣播聯盟（ARD）與「時代青年」（Zeitjung）引述的選後結構數據顯示，在18至24歲的年輕選民中，AfD的得票率高達41%，位居該年齡層第一大黨；相較之下，傳統最大保守黨基民盟在這一青年票倉面臨毀滅性崩盤，僅獲得5%的極低支持度（其餘由左派黨15%與綠黨14%瓜分）。驚人的青年得票率，打破了「無國界、全球化下成長的Z世代天然免疫極右翼」的刻板幻想。

Z世代與AfD的核心衝突

結構上，Z世代的生活方式與AfD試圖摧毀的歐洲一體化架構，原本存在著以下難以調和的衝突。因爲他們是歐盟紅利下的直接享有者。

跨境生活與制度依賴的剝奪感：Z世代將「申根區」無國界審查、跨國通行及歐元便利性視爲如同呼吸般自然的存在。無論是透過歐盟Erasmus計畫跨國留學、暑期跨境旅遊，或在全球化產業遠距工作，都高度依賴開放的歐洲邊境。魏德爾推動的「Dexit」與退出申根協議，意味著全面重啓國界物理檢查與廢除歐元。這對Z世代而言，是對個人遷徙自由與生活型態的直接剝奪，與其生活本能全然相悖。

價值觀與保守國族主義的對立：根據《德國青年研究》報告指出，Z世代在社會文化議題的光譜上，普遍對性別平等、多元性別及移民文化展現出高包容度。然而，AfD官方黨綱則高度強調傳統核心家庭、排斥性別多元意識，並主張重回化石能源的反氣候政策。這種對立使大批年輕人視AfD爲對現代自由生活方式的實質威脅。

世代內部的性別兩極化：《經濟學人》與德國社會學會的青年政治調查報告指出，Z世代內部呈現極端的「性別認同撕裂」。女性選民遠比同齡男性更傾向支持左翼政黨（如綠黨與社民黨）；相反地，在支持AfD的青年族群中，年輕男性占了絕對多數，導致世代內部的政治認同呈現高度撕裂。

意外的交集：社會經濟焦慮與民粹共鳴

AfD之所以仍能吸引青年票的原因，在於其繞開了生硬的意識形態爭辯，精準擊中了Z世代靈魂深處的「現實生存危機感」。

繁榮焦慮：2024至2026年連續數載的《德國青年》年度趨勢報告均指出，長期的惡性通脹、高房價、能源轉型帶來的電價高漲及經濟衰退，讓剛步入社會的Z世代面臨空前壓力。他們產生了強烈的「害怕失去現有生活水準」的防禦心理，極度擔憂階級下滑。AfD巧妙地將經濟困境歸咎於歐盟體制的無能與無節制的非法移民，宣稱其稀釋了原本屬於本國青年的社會福利與住房資源，精準擊中了年輕人的恐懼。

對移民與社會治安的實質擔憂：根據聯邦刑事警察局（BKA）與地方青年機構的調查顯示，在許多基礎建設不健全的德東邦，學校教育資源嚴重過載、公共空間治安事件頻傳，讓年輕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實質的不安。AfD所訴諸的「反非法移民」與「重建嚴格法律秩序」，在部分對主流政黨治理能力失去信心，轉而追求人身安全的年輕選民中，引發了強烈共鳴。

短視頻的數字精準行銷：根據美國CNBC與德國公共廣播聯盟（ARD）的調查報導，AfD是德國所有政黨中，最善於使用如TikTok等短影音視頻平臺「高情緒渲染、低信息密度、極快節奏」的特點。他們將複雜的國家治理問題簡化爲10秒的敵我對立迷因（Memes）。當年輕人因爲現實生活的焦慮（如通脹、治安）掉進這個數字漩渦時，演算法就會源源不絕地給予情緒宣洩的燃料，這就是爲甚麼主流政黨在TikTok的空戰中會輸得如此慘烈的原因。

主流政黨的防禦性右轉

面對青年選民大規模流向AfD的政治海嘯，德國其他主流建制政黨（社民黨SPD、綠黨、自民黨FDP、基民盟/基社盟CDU/CSU）正處於空前的集體焦慮中。根據「歐洲動態」（Euractiv）分析，各黨主要採取了四大核心應對策略：

數字空戰，開闢「TikTok解毒戰」。主流政黨打破過去的政治矜持，轉向激進的數字文宣轉型。包含現任聯邦總理以及基民盟（CDU）主席在內的政治高層，皆於近年陸續開通了TikTok官方帳號。他們運用短視頻與幽默迷因來傳遞政策，試圖打破青年社群演算法中的長期壟斷。

政策右傾，在「移民與治安」議題上同步跟進。作爲保守派大黨的基民盟（CDU）顯著收緊了其移民立場，轉向支持更嚴格的申根邊境管制、強化警察權限，並主張加速驅逐非法移民。而面對地方大選的慘敗，現任執政聯盟政府也逐漸緊縮難民體制及其福利，希望藉此安撫那些擔心國家資源被無度稀釋的年輕基層選民。

訴諸實質，聚焦「生計議題」以分流焦慮。根據路透社分析，主流政黨正試圖改變宣傳焦點。他們逐漸減少宣傳短期內可能增加生活成本的「氣候轉型」等政治正確說教，轉而專注於「都會區住房危機、通脹專項補貼、青年就業機會，與養老金保障」等直接關乎生計的實質議題。

體制圍堵，強化防範二戰極端主義的「政治防火牆」與憲政反制。一方面，基民盟等主流政黨重申，絕不與AfD組成任何邦或聯邦層級的聯合政府（即政治防火牆），試圖向年輕選民傳達投給AfD等同於投給無法執政的廢票。另一方面，聯邦憲法保衛局（BfV）已將AfD的青年組織「青年另類選擇(JA)」官方列爲「極端主義組織」，迫使AfD於2025年初將其解散，藉此強調加入該組織，將在國安檔案中留下終身紀錄，進而影響未來就業。

極右化的終極危機

然而，隨著AfD在薩克森邦大選中豪取43.8%的選票，這道「政治防火牆」在地方議會或正瀕臨瓦解。根據「政治家」（Politico）與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預測分析，如果主流政黨迫於地方執政壓力，在今年底前選擇與AfD妥協或合作，將引發二戰以來德國體制最劇烈的五大衝擊：

德東地方政權「全面極右化」與社會體制重組。若民粹左翼或部分基民盟（CDU）地方議員選擇與AfD妥協，AfD的烏爾里希·西格萌德（Ulrich Siegmund）將成爲德國戰後首位極右翼邦總理。根據其黨綱，AfD執政後將對地方教育體制、警察人事與情報機構實施全面掌控，具體政策包含將移民背景學生送入「隔離學校」、全面禁止在公共建築懸掛多元彩虹旗。

聯邦總理默茨面臨逼宮與基民盟的分裂危機。「歐洲動態」政治評論指出，地方防火牆的破裂意味著默茨的政治誠信與領導力徹底破產，他將面臨黨內保守右翼派系的強烈逼宮，甚至被迫下臺。更嚴重的是，德東基民盟基層（傾向與AfD務實妥協）與德西基民盟高層（堅決反對）將爆發意識形態內戰，導致全黨面臨歷史性的實質分裂危機。

「防禦性民主」全面啓動，觸發「AfD違憲禁令」的司法豪賭。英國《衛報》分析，當政治防線破裂，聯邦議會與政府有極大機率正式向法院申請取締、解散該黨。然而，這是一場高風險的政治豪賭，因爲此舉將被數百萬支持AfD的選民（尤其是那41%剛投下選票的年輕人）視爲建制派打壓民主選舉結果的司法政變，進而可能在全德引發大規模暴力抗議與社會撕裂。

聯邦參議院失陷，國家治理陷入極端僵局。根據德國公法學者評估，若AfD透過防火牆破裂成功在德東邦上臺執政，他們將首度獲得聯邦參議院的4席合法席次。雖然短期內不具備單獨否決法律的絕對多數席次，但他們將能利用參議院平臺合法提出各項極右政策倡議，使未來聯邦政府面臨制度性癱瘓。

歐洲政局地緣動盪與德國經濟信心崩盤。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研究報告警告，魏德爾等AfD高層立場高度親俄、反對援助烏克蘭。一旦AfD突破防線、染指政權，德國在歐盟的領導地位，將受到毀滅性重創，俄羅斯更可能借此在歐洲心臟地帶獲得巨大施力點。此外，根據德國工商總會（DIHK）調查，極右翼的半執政狀態，將引發全球市場對德國營商環境的巨大疑慮，導致外資與本土年輕菁英的集體出走。

德國Z世代對於AfD展現出的41%驚人支持度，呈現出一種極具時代悲劇色彩的「矛盾複合體」。根據多項社會學深度民調顯示，這群年輕人並非在理智上全盤接受魏德爾全面否定歐洲一體化的「Dexit」或孤立主義綱領。絕大數年輕人在冷靜思索時，依然對重設實體國界與廢除歐元保持高度懷疑。然而，在民粹主義高超的社群媒體精準行銷與情感煽動包裝下，只要德國整體結構性問題未能獲得實質解決，主流政黨就註定極爲被動。

這場當前政局與Z世代的政治抉擇，可說是全球民主社會在面對政經焦慮與社群演算法雙重夾擊下的一個極具代表性的縮影。未來不論是主流政黨的「防禦性右轉」成效，或是「政治防火牆」的命運，都非常值得持續高度關注。20世紀的歐洲歷史經驗告訴世人，當深層的經濟危機與大眾對民主體制的信任破產相互重疊時，看似堅固的民主防線往往會變得極其脆弱。



